

历史学的田野

——读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温春香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在西方学科模式影响下渐渐发展起来。伴随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民族史研究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时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笼罩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裹足不前。

记得在1995年《民族研究》上,人类学家乔健就认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民族史研究将历史与演化混淆,“对于演化的概括作的总结太多,而平实详尽的历史资料太少”;另一个就是主位与客位研究的差异,即民族史研究更应注重少数民族自己的材料和观点,而非仅仅从汉人角度与汉人记载的资料出发^①。王明珂^②的出现正如乔健先生所期待,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无疑将给中国民族史研究一个新的起点。他从边缘研究的视角,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对传统民族史书写提出挑战的同

时,也对当代族群理论进行反思。

一、从中心走向边缘

在近代“亡国灭种”危机的呼吁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潮流风起,并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积极的响应。民族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学者们经世致用的首选目标。民族史研究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溯源,并厘清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民族史研究。在民国创建之后,学者们更是致力于从学术上为政治架构寻找历史依据。作为近代学术之一,此时的民族史关注的是历史上的民族及其人民,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多部颇成体系的“中国民族史”综合性著作,开创了典范的民族史书写模式。典范的民族史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当前为同一民族的人有着一以贯之的民族身份与人群范围。在历史发展中,发生某些分合,同为一民族的人有着可辨识的外显标识,如语言、服饰、体质、文化等。

民族史研究的另一高峰则是民族识

[作者简介] 温春香,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讲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南族群、历史人类学。

学术书评

别下的民族研究,它延续了典范的民族史书写模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少数民族识别、分类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相配合的民族史研究,主要是从当代所见之“少数民族”回溯其历史之状况,这一范式下的研究比之前一阶段,受政治影响更为明显,也因为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在上世纪80、90年代趋于没落。此后便长期无人问津,甚至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与抵触。

至此,典范的民族史已发展到极至,同时也是典范民族史书写的完成与终结。

在典范的民族史研究已无法突破的年代,王明珂也经历了典范民族史书写的过程,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受典范民族史书写下的产物,论文写出之后,他自己也不满意。当时也意识到这套做法不行,但却苦于想不出所以然,后来到哈佛后慢慢吸收族群理论及其他学科,并在1994年到2002年近十年间走访岷江上游和北川地区,开始走上了历史学的田野之路。将田野与史料并重的尝试也给了王明珂另一个出路,即边缘研究。边缘研究并不是说研究边缘问题,边缘学科,而是在视角上的转换,从以前习惯的从中心看问题转而注重从边缘看问题。民族史的边缘研究方法,是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它强调边缘研究的重要性,注重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化的族群现象,认为一个社会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注重对其边界的变化进行研究。这一尝试给了王明珂一个不同的视野,而直

接影响他这一转向的则是当前族群研究的经典之作《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③。

选择羌族,正是因为羌族处于汉族的边缘,作者的研究显示,纵观中国历史,文献中对羌族西迁史的表述其实反映的恰恰是汉人认同向西推进的历史,羌族的西移是人群观念上的推移而非羌人实体性的空间上的西迁。

二、历史学的田野

在当前学术界,“田野”一词被认为是人类学的代名词。田野调查方法成就了人类学,是人类学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也给人类学研究带来巨大的魅力与独特的视角。同样关注人类社会,历史学被认为是最可能与人类学合作的学科。对人类学的吸收成为历史学可资突破的一条路径。无疑,王明珂便是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开创性的一人。他的研究方法,可称为“历史学的田野”。

在此,“田野”的第一层含意便是到田野中理解民族史,它直接受人类学方法的影响。典范的民族史书写是在文献中寻找民族发展轨迹,它将民族视为一个历史事实的存在。王明珂田野中的最大发现便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那些在“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下讲述的故事常常被我们当成荒诞不经的神话或传说,但在王明珂的眼中,它事实上就是一种“历史”,一种当地人眼中的“历史”。而这种“历史”之所以被

我们认为离奇不可信,是因为我们是基于一种“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思维。这种“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是由司马迁《史记》所开创,并成为规范后世正史叙事的一种文类的思考模式。不同的历史心性形塑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事,它有对应的社会结构情境,“弟兄祖先故事”产生于对等竞争、结构简单,并内向解决资源问题的人群社会中,“英雄祖先故事”则常见于以内在阶序化与外向扩张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复杂社会中。

藉着这套“弟兄祖先故事”,我们可以反思社会存在的“多重历史”,并理解不同历史心性下人们倾向的叙事方式及叙事背后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因此,历史是在一定历史心性下被建构的,但同时,历史与社会现实又会强化与改变人们的历史心性与历史记忆。这从“羌人”到“羌族”的转变中我们可看出。羌族作为近代国族主义建构的产物,从以前华夏心目中的“蛮夷”变成中国的“少数民族”,其历史心性也有相应的改变。习惯于“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羌人,进入近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羌族被制造出来,羌人在文化上强调其与华夏一样古老甚至更古老,但同时又突出其作为少数民族的独特性。由“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到“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加入,羌民的认同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一截骂一截”的互相排斥变成“过去我们不知道都是羌族”的认同。因此说,羌族不仅是本土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物。

历史学田野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在文献中寻找情境。

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常有两个层次,一是客观发生的事件,另一个是文本背后的情境,它包括叙事者自身的认同及其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王明珂的努力便是,试图在羌人居住的“华夏边缘”这一模糊地带,寻找各种文字表述背后的认同与区分。与传统史学对文献重于考证的方法不同的是,王明珂更多的是找寻文献形成背后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试图以此了解“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对文本(text)的分析中,他借用了布迪厄的一对概念——“表征”与“本相”来进行说明。简单地说,“表征”就是他说了什么,而“本相”是他到底想说什么。王氏更关注的是从文本中所呈现的断裂、模糊与异例(anomaly analysis),并从而分析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脉络情境与个人情感,以及文本与情境间的关系。这里面所说的社会情境,王氏特别侧重于当代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和相关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之认同与区分。

三、谁是羌人

由于这一“历史学的田野”方法,使王明珂可以重新思考“谁是羌人”这一问题。典范的民族史研究将华夏边缘的西移看作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而王明珂则认为,这一过程并非一实体性的人口迁移历史,而是认同变迁所造成的族群界线的飘移。

学术书评

处于汉与番边界之缓冲带上的羌民,与华夏的关系也相当的暧昧。一方面,它是被不断描述成异于汉人的“蛮子”,在生活习俗、族源历史上都不同于汉的人群。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中原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者大禹的子孙,故而,羌族必定是华夏的核心民族。从历代的文字记载中,人们可大致看出随着时代变迁,羌人边界也越往西推移,明清时期,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土著仍常被汉人称作羌。

因此,在“谁是羌人”问题上,在当地形成“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处在下游的人总骂上游的人为“蛮子”,而认为自己是汉人,但同时,他们自己也同样被处在其下游的人骂作“蛮子”。这种“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反映的是有汉人认同危机者宣称及展示汉人身份的一种策略,反映了人们对身边亲近的“同胞”和“异己”的认同与区分,人们对亲近人群的仇恨,可能转嫁到对远方异族的身上,但同时,对远方异族的挫折与恐惧也可能迁怒到亲近人群身上。造成这一思维的可能是因为人们无法截然分辨“我族”与“他族”。“毒药猫”故事就是这一典型思维下的产物。“毒药猫”几乎都是嫁入村寨的女人,而且往往是来自被当地人称作“蛮子”地区的上游,这些女人被想象成村寨的污染者与破坏者,而支持这一想象的社会与心理基础则是,人们对各种敌对的邪恶势力或外在人群的恐惧。这种恐惧援引到日常生活,则是对生活于身边的人的警惕。家中的女人被认为

是血统的破坏者,是家里面的外人。这也是族群认同在性别上的运用与转换,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我族”认同,它强调血统与道德的洁净,是以洁净与不洁净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认同。

这种分析方法颇受心理学的影响,而王明珂要完善的则是当前的族群理论。当前的族群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各族群间的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或相关的族群边界的维持与变迁。王明珂认为,这种做法的一个不完善的地方是,社会群体都已被先验地假定为具有明确的分类,这些分类是由于资源竞争、政治背景或迁徙殖民等原因造成,而王明珂据其中国西南的研究经验,得出“一截骂一截”与“毒药猫”理论,他更多的是关注造成族群区分的本土情境(local context)。它是基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所作的区分与认同,而这是由于人们对远方的“异族”与身边的“异己”无法明确区分导致的。^[1]

注释:

①乔健:“略谈研究中国民族史方法论上的两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②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述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蛮子、汉人与羌族》《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等。

③Barth, Fredrick.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